

人物面对面
香港中大校长加入南大
沈祖尧：医生的关爱胜于治疗¹²



全球肠胃及肝科研究先驱沈祖尧

医者需仁心关爱胜于治疗

香港中文大学第七任校长沈祖尧教授，今年4月起出任南洋理工大学李光前医学院院长，同时受委为南大高级副校长（健康与生命科学），负责整合全校的卫生、医学与生命科学领域活动。走马上任半年多来，他有什么观察，又有什么计划？个性活泼的他，在首次接受新加坡媒体专访时，也分享有趣的经历和人生观。



等电梯时，看到沈祖尧教授从不远处疾步走来，于是等他一起上楼。
沈祖尧身高181公分，气宇轩昂。电梯里的他，衬衫都湿透了，露出招牌笑容说：“新加坡很热啊！”
在偌大的办公室坐下，他亲自倒水招呼，感受到他的亲和力、温暖和诚意慢慢地散发开来。
在偌大的办公室坐下，他亲自倒水招呼，感受到他的亲和力、温暖和诚意慢慢地散发开来。
在偌大的办公室坐下，他亲自倒水招呼，感受到他的亲和力、温暖和诚意慢慢地散发开来。

严肃课题之外，他也轻松地说了些小故事，凸显这个大人物魅力。
之前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后，沈祖尧被学生昵称为“祖尧BB”（BB是英文字“baby”的缩写，有宝宝、宝贝的意思。）可见他受欢迎的程度。
多次访问中，他也坦言要跟年轻人交往。
今年9月，他首次在南大李光前医学院网页发表博客，笔调活泼，深入浅出地分享行医经验，希望未来的医生能从中学习。他说：“我想用这种方式，做一点点教育吧。”
10月的“关爱胜于治疗”篇章，他举两个引入胜的小故事。
一是当他年轻、资历尚浅时，给胃出血的病人止血，用内窥镜插入其喉咙。
“这是标准治疗程序。出血的地方弄好了，我们做医生的都很满意，可病人不满意。”
原来，手术时病人因为挣扎，嚼嚼脱臼，下巴合不起来。
但沈祖尧当时并没留意到。隔天进房时，病人无法说话，还流了一夜的口水。见到医生

们，他生气地指着下巴。
“我们做得不足。那次经历让我学习到对病人来说，把病治好不是一切。”
他也分享了倾听病人心声的重要。
20多年前，一年轻病人申诉腹痛，沈祖尧检查后发现问题不在于肠道而是心理，病人甚至有自杀念头。
他耐心聆听病人倾诉后，后者感觉舒畅，隔天送他一个盆栽，嘱咐他不会照顾，也不要把快死掉的盆栽扔进垃圾桶，可交还给他养。
沈祖尧后来电聊对方说，像你送的盆栽一样，我不会放弃你。哪天你无法忍受疾病想要了结，请来找我，我会让你觉得生命是值得继续的！
“我觉得我这个医生有点不一样，不单会开药，还会开玩笑。”
沈祖尧说，盆栽生命力特强，至今还好好；而那病人20多年来一直跟他保持联系，已有两个孩子了。
“有些病可能无法治好，但因为你的关爱，病人会感激你；有时治好的病人不感激你，因为他们没感受到你的爱。”

沈祖尧教授是南洋理工大学的杰出大学教授、李光前医学院院长，以及高级副校长（健康与生命科学）。他要跟年轻人交往，希望在疫情后，南大医学生可以继续到世界各地交流，开拓眼界。照片摄于李光前医学院校园。（南洋理工大学李光前医学院提供）

制定南大两大研究方向

人工智能的崛起形同组虫疗法（maggot therapy）——替代了一些人力，让病人恢复健康。沈祖尧指出，人工智能已渗透医学范畴，须重新定义“医生角色”定义。
他说，科技虽取代了许多医生的工作，但不意味着医生可被取代，“情况刚好相反”。
沈祖尧谈南大的两大研究方向，一是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照顾老年人，二是肠道微生物群（microbiome）研究。今年4月和8月，南大为各院校学者和医生等主办两次“人工智能—机器人”（AI-R）工作坊。
沈祖尧如此定义成功的老龄化：不能弱、有认知能力和心理健康、能感受生命价值、不抑郁、与他人保持联系。
他说过，南大工程学科和人工智能是强项，所以希望医学院能紧扣这些强项一起发展。
“工程师善用人工智能训练老人避免跌倒受伤，以及及早诊断脑退化以保全智能，及早检测抑郁症，解决老人孤独等问题。”
谈到肠道微生物群的研究方向，他也透露，除了在医院进行研究，“我们还协调，组织一下，看是否能做个研究项目团队”。
针对科技无法取代医护人员，他说，现在的病人觉得，医生看电脑和iPad多一些，缺乏人性化。
他认为，电脑等科技已取代人力，处理许多单调的日常工作，医生应好好利用省下的时间，照顾病人多沟通。
“要知道，病人现在更有知识，也更有能力跟你讨论选择哪个治疗方案，所以治病也要变成伙伴关系。”
他肯定科技的贡献，“唯有透过机器，我们才能明白何为人性化”。
他说：“可能我方法对各个领域都深入认识，但作为医学院领导，我需有宽度，这让我能把不同的人才连在一块。”
“我现在是后座司机，知道该去哪儿，但不知怎么去，要找一些会开车的人往那个方向走。”
谈到如何为学生做好行医准备，他说，他常鼓励医学生除了医学课本，也该广泛涉猎其他知识。
“不要一辈子只懂医学的东西，也须知道一点点历史、哲学、文学、人生会丰富些。”
他认为，病人也希望医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，而不是一个机器。
“你不是开药方或做手术，也可以跟病人讲讲人生道理。”
他办公室书架上的藏书不少，多数是非医学书籍，包括人物传记、科技、哲学等。
不时受邀到基督教教会讲道的沈祖尧说：“现在老了，我也看老字、庄子，甚至佛经。虽然我基督教徒，看书很重要，现在年轻人花太多时间在手机上，希望可以改变一下。”
南大每年都让医学生到世界各地交流，但这两年受疫情影响而暂停。他认为，不仅是医学上的交流，让年轻人结交不同民族的朋友，看看不同的文化和生活，开拓他们的眼界也很重要。

领悟教育力量

沙斯期间在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抗疫，领悟到教育的力量，促使沈祖尧最终放下白袍，当上校长。
“当医生，每天只能看30个——最多也就50个病人。但如果能当个好导师，教好100个医学生的话，那么，每天能帮到的病人，就是50乘100的效应了。”
“好教师很重要，会影响你的一生、你的价值和看法。”
他忆起在香港大学医学院念书的启蒙老师达安辉教授（David Todd）。被医学生昵称为“达爷”的达安辉，是中日战争时的中国孤儿，被英国宣教士领养，医学成就非凡。
“达爷是我的偶像。他没结婚没孩子，终身奉献教育。他先是血液科医生，他不到外头赚钱，选择留在南大40多年。”
香港医学专科学校以达安辉教授的名字，在1995年推出“达安辉教授奖学金”。沈祖尧于2015年受邀演讲，当时还推荐了达安辉的会议。

栽培医学生成就优秀“十二门徒”

达爷退休时，住在英国剑桥。沈祖尧每年都去探望恩师无休的老师。
“我跟他讲，你回香港吧！香港所有40岁以上的人，几乎全是你的学生，让我们好好照顾你。他最后回来了，两年前去世。”

脱下白袍当校长

像达爷一样，沈祖尧也桃李满天下，还栽培了极为优秀的“十二门徒”。
沈祖尧1992年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内科学系讲师，1997年升任讲座教授及肠胃肝科主管。2007年，成为中大医学院副院长，也是中大消化疾病研究所所长。
那些年研究所培育了至少12“门徒”，而中大内外科也借此壮大优秀团队，被海外机构评为亚洲第一。
2010年，他离开医学院出任中大校长时，12个“门徒”为他办欢送会，当时的纪念合照就摆在南大办公室内。
他指了十个门徒陈嘉庚医生说，1992年自己已加拿大卡加利大学获颁博士学位（生命科学）回香港时，就与还是医学生的陈嘉庚搭档，联手研究多个消化科课题。
陈医生如今是香港中大医学院院长。
而最年轻的门徒黄贇医生是消化领域专家，在牛津大学考获医学研究博士学位，回香港后继续跟他搞研究。
沈祖尧透露，黄贇医生已跟随他到新加坡，在李光前医学院当临床科学家兼副教授，也准备在本地行医。
提到肠道里的微生物，沈祖尧兴致勃勃。
“现在使用精确的测序技术输出微生物，发现它跟癌症、肥胖、糖尿病和肠道疾病等有



沈祖尧教授（左）与恩师达安辉（David Todd）教授合影。他们背后是沈祖尧以老师名字命名、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园栽种的大树。（沈祖尧教授提供）

密切关系。”
问他南大不会另有“十二门徒”？
沈祖尧说，现有工作有别于30年前。以前他是系主任，但现在的工作范围是整个医学院，也包含大学里的卫生和生命科学领域。
“我在南大校园，是要把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带到医院，应用在病人身上，这跟单单看消化道疾病是不一样的。”
如今，他肩负着更大的使命。

教育改变人生

日理万机的沈祖尧，担任中大校长时，还帮数名老同学补习英文。
有一次他受邀到香港高岛的正义书院演讲后，希望能做些事，让学生知道社会没放弃他们。校长于是安排几个学生到他家补习英文。
考虑到学生坐船和搭公交得花两个半小时才能到任的中大校园，加上补习和晚饭，回程恐怕和车都没得搭，就让他们留宿一晚。
早上他习惯出门跑步，跑了一下猛然想起家里有两个“身上有刺青的男人”，太太、两个

女儿和帮佣全是女人，万一发生什么事怎么办？想到那里，他即刻掉头。
“其实这代表我对他们信任不足。后来觉得我应该相信他们才对。”
补习持续了三年，受益学生有好几个。
其中一个名叫丘远东，后来考上香港中文大学，毕业后成为专门协助戒毒年轻人的社工，还有一个考上香港浸会大学。
“我觉得教育很有意思，如果你能改变一个人的生命。”



为感谢沈祖尧教授的教诲，丘远东（右）组织围巾送给老师。他后来考上香港中文大学，毕业后成为社工协助戒毒青少年。（沈祖尧提供）

来新定居学会独处 期待下月回港探亲

来新定居，最大的困难是学习独处。
今年2月中，沈祖尧亲身实践。他说，这裡生活很安静，朋友不多，很多时候就他单独一人。
“人到了某个阶段，亲友一个全离开，慢慢变得孤独。独处，可能是人生一门很重要的功课。”
他最近常听台湾文学家兼艺术家龙应台的讲座。
“龙应台说，当你能够享受独处的时候，你就能够享受你的人生。我也该想想，人生孤独的时候该怎么生活，而不感觉太自怜。”
他的感悟是，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、情绪和心灵所需。当中大校长时，沈祖尧学书法。来新之前，也学中国水墨画。
“写字画画很有意思，艺术可以培养性灵，就不觉得太孤独。”
沈祖尧一家四口都是医生，而且不同专科：沈祖尧内科、妻子是妇产科、长女陈嘉庚科、幼女陈嘉庚科。

记者说，几乎可以开家小医院了。
他期待今年12月回港探望家人，并坦言“等太久了”。
他语带抱怨说，为什么叫“bubble”（航空泡泡）呢？不是一个好名字，爆了，几次，对不对？
沈祖尧10月22日刚满62岁。回首过去，他最感恩的是能实现儿时愿望。
“当时最希望长大后以后的工作是面对人而不是机器，而面对人最主要的两个工作，一是教师，另一个是医生。”
“我两个都做，教书同时也看病，没有遗憾了。”
常跑步的他，或许是跑太多伤了腿，有段时间还拖着走路，有时还疼得无法进房。
来到新加坡后，情况改善许多，再也没一扭一扭了。可能热天气对我的腿是好的。
这次回港，只准备三五天谈相关问题，但沈祖尧自言不是搞政治的人物，拒谈政治。

问他是否想过从政？因坊间有人说，他是香港特首人选的“黑马”。
“政治方面不谈了……我不是搞政治的人物。”
“嘿嘿，绝对不是（黑马）。”
谈到他跟媒体的关系，对一些大学利用媒体宣传，他有点反感，后来想法也有所改变。
他觉得研究项目如果对医疗或教育有所帮助的话，跟媒体讲讲也有好处。
“不论病人或学生得知这个好消息，获得教育，对社会和给我们新水的纳税人来说，也是个贡献。”
所以，他如今对媒体保持开放态度，也鼓励医学院的教授，研究一旦有好发现或新进展，不妨与公众分享，但他也不是类广告。
常面对媒体的他，最惦记我问什么问题？
“就是你刚刚问的政治问题啦！哈哈！”
反应，也太快了！